

箭翎紫

44.572
C1616

紫翎箭

吳源植

紫 翎 箭

吴 源 植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0印张 211千字 插页 2

1987年 5 月第 1 版 1987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71 定价：1.75元

印数：0001——16000册

內 容 提 要

紫翎箭，非同一般。它是佤族人民的珍贵文物，又是一起重大案件的关键证物。在佤山地区拨乱反正中，敌特分子盗走了这支箭，并以此诱骗“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佤族部落首领阿朗强，企图将他劫持出国，制造民族分裂。读者将随着这支箭的来龙去脉和敌人阴谋败露过程，经历一系列惊险曲折的较量。通过紫翎箭带有传奇色彩的全部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汉、佤两族的血肉情谊和佤山的变迁，并领略到半原始部落的生活和边地煦丽风光。

目 录

一	没有想到的事.....	(1)
二	特殊使命.....	(17)
三	途中.....	(23)
四	遇到的第一个佤族人.....	(38)
五	刁老三.....	(46)
六	长老会.....	(54)
七	中箭遇险.....	(64)
八	山寨外宿.....	(73)
九	古老的部落.....	(81)
十	佤王阿朗强.....	(89)
十一	勇士和女奴.....	(98)
十二	夜客.....	(107)
十三	生意人.....	(116)
十四	珠弥嘎.....	(120)
十五	语重心长.....	(128)
十六	剽牛场上.....	(132)
十七	有人要杀你们.....	(139)
十八	神秘的地方.....	(143)
十九	逆转.....	(149)
二十	插上了紫翎的箭.....	(154)
二十一	一年之后.....	(166)
二十二	圈套.....	(174)

二十三	相遇.....	(180)
二十四	狼窝.....	(183)
二十五	口弦声声.....	(187)
二十六	旧恨新仇.....	(193)
二十七	解救.....	(199)
二十八	将计就计.....	(205)
二十九	智奔.....	(210)
三十	关门打狗.....	(217)
三十一	紫箭赤血.....	(227)
三十二	佤山风云.....	(233)
三十三	密林深处.....	(243)
三十四	归寨.....	(254)
三十五	山中魔影.....	(258)
三十六	包藏祸心.....	(264)
三十七	释仇.....	(272)
三十八	分兵两路.....	(281)
三十九	有得有失.....	(291)
四十	国境线上的眼睛.....	(296)
四十一	佤山晨曦.....	(304)

我在一次参观民族文物展览会时，看到了一支佤族人的紫翎箭。从它的来历，我了解到如下的故事。……

一、没有想到的事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

“叮铃铃……”

云南省民族学院陆方教授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急剧地响了。

“喂，哪里？……我是陆方！”

陆教授拿起话筒回答。

“嗯、嗯……是、是，有这么回事。……他是我当年的老同学，一位知心的朋友……他是一个画家，半个月前，借走了我的这支箭……哦，哦……”

听筒里透出的嚶嚶的话声很急促。

“……他为人诚实，政治可靠。……我很了解他，可以担保！……”

陆教授眉头紧锁，脸色由随便，到惊愕、严肃、激动、焦灼……

……时间由你们定，欢迎你们到来……下午两点钟……”

陆方教授在宽大的写字台前坐下，努力使自己的思绪从混乱中平静下来，慢慢地回忆着。

……那是半月之前。师范学院的郑教授来访。他的个子高大而壮实，长有一头火红的头发。他一进门就以胡萝卜般粗实的手指，搔搔自己的头发，开心地说：

“陆老头，怎么不到我家中去喝红茶呢？怕我这个红头发的怪物会咬你是怎么的？当然啰，我的房间不象你家这么井井有条，朴素大方，我家乱得象个杂货摊摊。啊！你莫客气，我自己动手！”

郑教授不等陆方动手，便爽快地拿过一支有盖的瓷杯，泡了一杯三七茶，放上白糖，坐在椅子上喝起来，悠然地把自己手指的关节捏得咯咯作响。

“老陆，‘四人帮’垮台了。我们这群‘怪物’又该修仙得道了。难怪当年那些造反派称我们是‘老顽固’，火烧芭蕉心不死，哈、哈、哈！……”

他喝了一口茶，眨巴眨巴眼睛，露出了狡猾的神色：

“你道我真是来喝你的三七茶的么？不，不，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求援来的。我要创作一幅佤族猎人的油画去参加秋天在维也纳的画展。不久前我到佤山去体验过生活，但当年的文物所剩无几，只能听听老人的介绍而已。你支佤族人的紫翎箭，有民族特色、能表现佤族猎人粗犷、强悍的性格和英武的姿态。能不能借给我用一下，等我的画创作好了，原璧奉还，嗯，怎么样？”

郑教授是个急性子。他见到陆方没有开口，又赶紧说：

“你要是肯借紫翎箭给我，让我完成那幅油画，到时，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伴你去游一次龙门^①，到培养正气^②去吃一次气锅鸡；甚至还要亲手做一份西餐给你尝尝。怎么样？”

他望着陆方，露出了恳求的神色。

陆方很了解这个红头发朋友。他生在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祖上在那儿有几代了。曾祖父娶了一个白种女人为妻。他那坦率、急躁的个性、高大壮实的身躯、火红的头发、就是他那位曾祖母遗传下来的。

陆方确实有这样一支箭，但这箭联系着他的一段不寻常的革命经历，陆方一直珍藏着它，很少让外人知道。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中，他以为他那支紫翎箭准是被那些红卫兵扔进了盘龙江^③底，永无出头之日了。直到前年，他解放了，曾在他家中做了多年保姆的张姨，从农村赶来看他，才把这支紫翎箭还给他。那是她在红卫兵来抄家前的一瞬间，被她藏在雨伞中带走的。陆方捧着这支失而复得的宝物，心情的激动是可想而知了。此后，陆方更加把它当作无价之宝了。

但是，此刻，老朋友来借，又怎好推辞呢？他略略沉思了一会，便从座位上站起，走进卧室，打开了樟木箱，拿出一个精制的长方形的檀木匣，从中取出个用白绫子裹着的如卷轴般的物件，回到书房，把它放到写字台上。

郑教授激动起来了。他点着头，搔搔火红的头发，睁大

① 昆明西郊的游览胜地之一，踞高临下，可俯瞰数百里滇池。

② 当地著名的滇味餐馆，以气锅鸡而著名。

③ 从昆明市区流过的一条江名。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它。仿佛它转眼间会飞走似的。

陆方小心翼翼地把白绫子揭开，露出了一根一尺多长象牙色的竹管，他把它托在掌心，转身递给郑教授说：

“朋友，这里边装的是我的紫翎箭，它是与我的鲜血、生命交掺在一起的。你要借就拿去吧，可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能转借他人。用完了请立即还给我。”

按郑净教授朗爽豪放的性格，本要笑得前俯后仰的。可是，当他看到陆方严肃而又慎重的表情，他接过来端详了好一会，又放回到桌上说：

“这紫翎箭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先让我看看嘛。开开眼界也好，免得我毛手毛脚把它弄坏了。”郑净拽着陆方的一支臂膀。

陆方不慌不忙，把它重新放到那块白绫子上，转身拉上了蓝色的帘幕，只让朦朦胧胧的阳光透射进来，无形间增添了室内的神秘气氛。他左手拈起竹管，右手旋动着套盖，伸出两个手指、慢慢地把箭从里边抽了出来。

顿时，房中显得格外的静穆，郑教授几乎进住了呼吸。两个人的神情和心绪都倾注到这支箭上来了。

“啊呀，果然名不虚传。妙箭！妙箭！”

郑净不禁低声地喊道，眼睛中放射出兴奋的光彩。

桌上现出的是一支一尺多长的佤族人的竹箭，箭身檀木色，箭身上涂有一层胶状的物体，在它的尾部装有一支紫色的翎毛。这翎毛在阳光中波光闪闪，就象是一支缀满细小宝石的花蕊。细看，它的翎心是紫颜色的，外边围着一圈白色的细毛，再外边是淡绿的，墨弧扇形扩展开去，放射着耀眼的光华。

“难得，难得！”

郑净嘴里赞声不绝，一下把它托在掌心，快乐得在屋里转了几个圈，说：

“啊，这一定是孔雀翎，它真象一只美丽的孔雀，我觉得它简直要飞起来了哟！”

陆方顺手爱惜地拿了回来，挨近脸门，轻轻对着翎毛吹了几口气，又将它轻轻扫了几下面颊说：

“这箭不只是外表美丽、独特，更主要的是它与我的心维系着。”

接着，他把紫翎箭靠在胸口，嘴唇颤动着，象胸腔中有许许多多的话没说出来。

郑教授完全被老友真挚的感情所感动了。过了一会，他小心翼翼地把箭接过来，装进了竹管，旋上了盖子说：

“请放心，我一定把它看作我的眼珠一般的紧要。”随即将它放进了银灰色的裘大衣里的紧贴胸脯的一个口袋中去了。放好了，还用手在外边慎重地按摸按摸，然后和陆方握手告辞。

.....

可是，陆方怎么也没想到，就在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今天，公安部门忽然来了电话，询问这支紫翎箭的下落。并且告诉他。这支箭已在千里之外的边境，被我海关人员从一个坏人手中查获。

这箭不是在他的老友郑净的身边么？怎么被盗了呢？他们为何要盗这支箭？它又不是古代的文物，有何用处？这真是一个使他的心灵感到震撼而又迷惑难解的谜啊！

他极力使自己的心境稍稍平静后，便拿起电话筒、拨动

号码：

“喂，你是省师院吗？请你们艺术系的郑净教授接电话！”

陆方握着听筒等着。

电话中沉默了好一会，终于响起了声音：

“谁？我是郑净，呵，老朋友呀，你好！几日不见，如隔三秋，你大概不是惦记我这只红毛狮子，而是担心你那支宝贝箭的吧？嗯……干吗那么急，放心，它在我这里好好的嘛！……”

他的嗓音依然是那么轻松、愉快、开朗。

“我的紫翎箭，它，它到底怎……怎么样？……”陆方耐不住焦急地询问。

“嘘呀，你不要神经过敏，你的宝贝天天都在我的眼前。它白天伴我作画，夜晚我将它放在枕头下边，它就是变成了一只真孔雀，也飞不掉哟！老陆，你可以一百个放心。”

陆方握着听筒沉吟了片刻道：

“……唔，这样吧，今天下午两点钟，你带着它到我这里来……”

“……为什么？我正用着它呢？……”郑净一个劲地在电话中叫苦。

“喂、你一定要来，记住，下午两点！”

“嗯、嗯……”

郑净也许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嗯嗯了几声，便放下了听筒。

……

大概郑净教授为的是让老朋友放心吧，仅仅一点三刻就

走进了陆方的家。他见到陆方坐在写字台前的藤椅上，放声大嚷：

“呐，你要相信我。告诉你，我不是魔术师。也不是跑江湖的吉卜赛人，更不是意大利的黑手党……哦！……”

但是，他的话刚刚说到一半，突然止住了，因为他发现房间靠墙的两张沙发上还坐着两个陌生人。

一个身材略矮，穿着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另一个的个子稍高，穿着上白下蓝的民警制服，领口上缀着鲜艳的红领章，他把那顶有着金色国徽标志的大盖帽，端端正正地摆到茶几上。这两人的年纪大约都在四十岁上下。

郑净感到这里的气氛有点异常。在陆方与那两个陌生人之间，恰好还空着一张椅子，仿佛是等他来就座似的。

经过陆方的介绍，那两人颇有礼貌地起立和他握手。然后重新坐下。在陆方给他沏茶时，他发现老陆的眉目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愁云，象是心事重重似的。

他轻轻地搔搔自己的头发，过了一会，伸手到大衣里边。把自己带来的那根用白绫子裹卷着装着紫翎箭的竹管，放到身边的茶几上，咳嗽了几声，心中弄不清究竟出了什么事，有几分尴尬和紧张。

这时，那个穿民警服的同志，脸带微笑、以缓慢而清晰的音调说：

“两位教授的工作很忙，很对不起，我俩前来打扰了。今天来访，不为别事，我带来了一件东西，请两位多多费神，帮助我们鉴别它的真伪，以便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到这里，他顺手提起放在座位上的一支黑色的手提包，拉开长拉链，从里边取出个用棕黄色牛皮纸裹着的细长

纸包，仔细把它打开，现出了一支象牙色、约有一尺多长的竹管。

郑教授觉得十分诧异，明明在自己手中的东西，怎么会到对方提包里去了呢？就连坐在身旁的陆方也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转脸看了一眼郑净。郑教授忍不住了，迅速地把自已带来的包包打开，看到里边的竹管依然存在、方略略舒了口气。

陆方起身过去，将两根竹管子放到写字台上。郑净吃了一惊，他看到这两根管子不只一般粗细，竟连颜色，纹路都一模一样。

天地这么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郑净急躁地用手指不停地朝后拢着头发，看来他的心绪比这头发还要乱得多。

公安人员把竹管中的箭都抽出来，并排地放在一起。陆方以深邃的目光盯着，郑净以手捂住胸口，轻轻地“呵”了一声，似乎一颗心都要从嘴巴里崩出来了。

过了片刻，他喊：

“真好，一对雌雄箭！”

“不，”公安人员立即纠正：“这是鱼目混珠。在这两支箭中，有一支是伪造的，目的是偷梁换柱，以假乱真！”

“不，不，……不可能，决不可能！……”郑净教授心乱如麻，摇着头连声分辩。

这时，他才知道，这事确与自己有关系。

“这紫翎箭是陆方教授的，前两个星期我把它借走了，要是它出了问题，我郑净的嫌疑最大了……这，这叫我怎么说呢，呃？……”他甚至紧张得有点口吃起来，坐都坐不住

了，背着手烦躁地在房间中走来走去，皮鞋踹在地板上咚咚作响，象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郑教授、请你冷静，我既然带着箭来找你，决不会对你不信任。事情已经发生了，它是客观存在，激动没有用，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共同把它的真象弄清楚。”

公安干部以特别尊重的眼光打量着陆方教授：

“要多多请陆方教授费神。对这箭的真伪，你最有发言权。”

陆方教授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两支摆在桌上的箭。他在思考、鉴别、判断着，象用心在触摸它。

郑净看着，看着，心中又嘀咕起来了。在他看来这两支箭不单形状一样，颜色相同，就连箭身上的二十九道纹刻，箭身上涂着的胶状物体，插在尾部的那根孔雀的翎毛上的紫色翎心，白色的翎圈，耀眼的光波也都完全一样。简直是出自一个巧匠的杰作，谁说这不是雌雄箭？这简直是故弄玄虚嘛！……他甚至担心自己的老友被这问题难住了。

这时，陆方以鄙夷的目光看着放在左边的那支箭，把另一支拈在手中说：

“这支是我的箭！”

郑净见自己带来的那支箭，已被老友摒弃，又沉不住气了。他一把拉住陆方的手说：

“我的老朋友啊！你怎么啦？我向来认为你是个正直，坦率的人，怎么也人云亦云，与我开起玩笑来啰！你说这支箭是真的，那支箭是假的，何以见得？我愿听到你的高见！”

在场的那两个人见郑教授不服，交换了一个眼色，好象他俩也正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倒先由郑教授说出来了。于

是，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陆方的身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陆方教授把那支假箭甩到一边，把这支真箭摆在白绫子上，慢慢抬起头说：

“我怎么会不熟悉它呢？它在我的身边不是一两天，而是有许许多多多个白天和黑夜了。我对这箭上的二十九道纹刻，就象自己手上的纹路一般。你们看，它的头十道纹刻较深，中间的十道间隔较密，后边的九条纹刻浅而疏。

陆方教授说的缓慢，象在回忆着十分熟悉的东西，更象是让记忆从心间渗流出来。

公安人员把箭拿到手中，与那个穿中山装的干部头挨头地察看了一会，交换了意见，露出了钦佩的表情，点点头，把箭放回到白绫子上边。

郑净也眯缝着眼睛察看了好一会。接着，又张开大拇指和食指，反复在两支箭的身上比量了一番。忽然象发现了什么奥秘，露出了淡漠的表情，笑了笑说：

“老陆，得了，得了！你这个专信马列的人，怎么倒装扮起测字先生来了呢？想捉弄我这个老实人是怎么的。”他把自己那支被陆方甩开的箭又翻上来，与那支摆在一起说：

“你们看啊，这箭一支粗糙，一支光滑，一支颜色略深，略旧，另一支色浅，色新；一支上边的纹刻砍得杂乱，另一支上边雕刻得细致、整齐。当然不用说啰！那支光滑、色浅、色新的，刻纹整齐的会被认为是假的，另一支便是真的了。”

他象要故意戳穿老朋友的什么鬼把戏似的，竟以灵敏的动作，把两支箭来回地调换了几次位置。然后，嘴边露出嘲笑的表情，看着陆方，啧啧嘴说：

“老陆，你这支箭是亲手交给我的，它与我从未离开过，白天它放在我的画案上，晚上放在我的枕头边，你倒认定它是假的了？真奇怪！”

在场的公安干部看看郑教授，又看看陆教授，生怕这两位老朋友会面红耳赤争吵起来。

可是，当他们看到陆方时，觉得这番担心是多余的了。

陆方坐回藤椅上，表情十分冷静，他一面听着郑教授的话，一面用敏锐、伤感、深情的目光看着箭。刚才老同学的一番话，似乎真的触到了他的痛处。忽然他的肩膀一阵耸动，把脸埋在自己的巴掌心里……

“怎么，陆方，你怎么啦！”郑教授吃了一惊。

就在这时，陆方教授把头抬了起来，眨眨湿润的眼皮，嘴唇哆嗦了一会，缓慢而又庄重地说：

“请两位同志、请老友相信我陆方的为人。这支箭，莫说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就在星月无光的夜晚，我也不会弄错。我不是随便猜测，是用我的血肉之心来辨别出它的真伪的。”

说到这里，他又毫不犹豫地拈起那支紫翎箭，把它举齐眉梢，叹了一口气：

“你们知道吗？这箭身上涂的并不是漆，因为世界上没有这么珍贵的漆。它是血啊，上边搽有四个人的血——两个佻族兄弟、两个汉族人的血。我希望有关部门能以科学方法，帮我鉴定、证实。”他看看那位公安人员。

“陆教授！”公安人员立即回话：“你要求的我们早已做了。你说的话是有充分根据的。四个人的血是在同一个时间里涂上去的。”边说，他边从手提包中取出了化验单。